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十四

湖湘後學集編

辨明

存心養性辨

館課

李騰芳

嘗謂心與性非二物也。存與養非二事也。儒者二之而爲之說。曰何者爲心。何者爲性。何者存心。何者養性。是支離誕蔓。口耳之學。而非心性之學也。答者孟子之言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舉心性存養而對言之。若真有二物。有二事。學者欲從事焉。必將交修竝進。而不可偏廢爲矣。愚竊以爲聖賢立言。意自有在。學者惟當會其意。而不必溺其辭。若孟子之意。直欲

人復其初而已矣。非于心性有所分也。初者何也。天也。蓋天地之心不可見而于生人乎見之。記曰。人者天地之精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是故人之初生。沌乎其蒙渾乎其忘。無將迎。無智。故不識知。純然一赤子而已。然其真知出焉。天能發焉。靈瑩洞達。充之而可以無不知。無不能。若是者何也。天之所予人之所受。爲性之理而具于心者。本如是也。人能無失其本來。又何存養之有。惟夫智誘物化。欲動情遷。與接爲構。日以心鬪。于是紛華靡麗。一切世味。恣乎其中。而蕩乎其外。則真心日喪。真性日鑿。非復有生之初。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其不澌滅以盡者幾希。此君子所以貴存養也。存養者復其初也。譬之若鏡塵垢之

則昏去其垢而鏡復明譬之若水泥濁之則渾澄其濁而水復清所謂存養亦去其心性之垢濁而已蓋吾本有心吾不失之卽爲存而非有加于心之初也蓋吾本有性吾無害之卽爲養而非有益于心之初也然未有存心而不能養性養性而不本于存心者蓋自其兢兢保守惟恐失墜若緘縢固篋然則曰存而存固所以豫其養也自其優游漸漬惟恐戕賊若栽培灌溉然則曰養而養固所以保其存也何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惟自其感而動者求之則養性之功舍存心莫可實力矣孟子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不失其心卽所謂存心而存其心者卽所

以養其性乎。要之一無欲盡之矣。夫赤子之初也與以瓦礫則投而棄之與以搏黍猶是也與以金玉猶是也。彼固未知物之有可欲也。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惟不失乎此爾。蓋欲之與性不兩存之物也。故曰養心莫善于寡慾。其爲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人能寡欲以存心存心以養性。則天全而付之我全而歸之。吾且爲仁人。吾且爲孝子。記曰惟仁人爲能享上帝。惟孝子爲能享親。斯孟子之所謂事天者歟。然則學者當柰何。老氏之言曰爲道日損。儒者之說曰求日減不求日增。愚竊以爲是孟氏存心養性之旨。而學者入道之門或不外乎是矣。

同僚犯公罪辨

周之龍

凡立法者必差其輕重而法行焉要於其當不得觭輕重也凡
敕法者必原其所以法而輕重焉苟當於法不得等輕重也假
如竝官也竝公錯也罪有異乎抑無異也同官中多者以遞減
等而四少者如數遞減而止有故乎抑無故也治之煩簡異則
官之饒乏異官之饒乏異則罪之輕重異此所論於罪之公也
而非所論於公之外也此所論於公罪之同也而非所論於公
罪之異也夫其多設官者豈爲冗員必其治劇而政繁也必其
長官者精神不易貫而綜理不易周也吏典無論矣佐貳首領
官之何名而獨任其公錯耶不然而無全設者豈其乏員必其

治僻而政簡也必其長官者不必長才異能而耳目可饒爲手足可饒措也首領無論矣長官所轄幾何豈其救過不給而猶然錯邪官有四等假令求全於一節之誤是設官與長官分受事而誤官不與長官分受過也況戎糧之視詰捕詰捕之視承行一手一足之任也安得不遞減而上默寓其稍輕乎官準見設假令論減於多官之例是無罪較多官者厚受德而有罪又同多官者薄受議也況彼以簿書苟午猶可原此以優游戶素無可諉日忻月渴之積也安得不次減而止明示其不輕乎譬之償金者然四而償之則稍輕二而償之則稍重此員多員少之說也又譬之任重者然舉萬鎰而不勝可解也舉一鯢而不

勝不可解也此治劇治簡之說也是故竝官也而公錯之罪異
也有以也又如同犯而有一曲者犯其閒也亦應與照常減等
者同科乎吾以爲太慢也全出全入照罪犯全抵而可矣又如
同犯而其情坐不知也亦應與罪犯全抵者同科乎吾以爲太
殘也失出失入照遞減科斷而可矣若申上行下之不無失錯
也上下司之有所誤行也官吏各遞減二等三等則法而不以
吏典爲首非法夫赦小過猶可言也獨不曰先有司乎是故竝
官也而公錯之罪異也有以也不可以無辨尤不可無辨之辨

日及一罪與也而後以小過及無事大不與之輕之
則其過者失端小敗者可謂也誠不曰故自古及今
以至后之詒訛類皆由官吏督責越上指下督責者而
其責人也久則懈弛保閑而河失源中土有之矣
則謂之不職也布帆峻罪既全刑皆同督不督
行督平若均無大變也全出全入則罪既全刑而西矣又如
也居則退又興同聲而音一袖袂拂拂間也布帆與則當
也本可動也而節儉尚簡之善過目數故清訛而全能故

禹碑辨

吳道行

攷吳越春秋載禹登衡山夢蒼水使者授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處禹碑所從來矣歷千百年無傳者道士偶見之韓文公劉禹錫索之不得致形之詩詞宋嘉定初何子一游南嶽遇樵者導引至碑所始摹其本過長沙轉刻之嶽麓山頂隱秘又四百年至於國朝嘉靖初潘太守搜得之剔土搨傳朝野始獲睹虞夏之書故湛甘泉一見亟稱篆法奇古雖深於古篆者僅能辨一二字不可識其中所云深信爲禹筆獨帝禹刻三字則宋人所題耳顧東橋則謂禹精於水今篆體皆流水形其出禹筆無疑但衡石疏厲碑必剝落或亦宋人流傳搨

本耳蒲陽林巽峯則謂字畫奇古非秦漢一體文字雖石鼓文原父鼎器銘且讓焉然古文自漢知者已稀其義失傳未詳何謂季彭山亦謂別有隱義未可知惟是楊升菴沈靖陽各有譯義乃蔡季二公隨執譯義力辨其非禹筆余嘗細玩碑刻反覆古今詩詞序論益信爲禹筆無疑竊怪譯詞之誤適以開反古者之疑局故辨之者合宜議譯詞之誤不應泥譯詞而疑非禹之碑試卽以後人所疑者辨之而猶覺所疑之非也據蔡公以衡嶽志載禹碑二岣嶁雲密子一傳本後稱碧雲此非子一之言乃張光叔代敘耳其非一又以勒石見德禹所深戒古人祭告則有之登封鐫石則未季公亦以周穆王宣王始有石刻攷

白虎通載禹與周成王封泰山禪會稽首社勒石蓋王者受命必封山增高也禪者增厚也刻石紀號著功績也又何以必禹之不勒石也其非二蔡又以碑勒自禹嶽麓名自宋徽夫嶽麓之名自宋真宗時賜額載在綱鑑長篇及南軒諸記而以爲宋徽宗則嶽麓舊志引衡嶽志所傳而未之深攷也其非三且謂韓公索之不得歐趙朱深於博古者皆未見而疑道士之見子一之傳爲誑湛甘泉所云宇宙神物固當天寶地藏藏久則必復見安知道士樵者非山靈異人而使之見者也況原碑在深山窮谷荆莽沙土迷覆已久搜之人文又安有二二窮心力而必欲得之耶其非四如此四者而疑非禹筆恐博識者不盡然

至謂岣嶁在衡嶽麓在潭碑勒岣嶁詞稱嶽麓爲謬戾此其說近是總之亦楊沈二公譯義之誤當日止從潘公獲碑嶽麓起見亦不自覺碑勒岣嶁詞稱嶽麓之爲非也則其餘譯義之誤可類推已奈何不譯義之是議而徒偏執以爲非禹碑則亦不情甚矣況李公轉以碑勒之會稽又何過於好奇若此善乎通志有云是書爲蝌蚪其爲禹所遺無疑但其文義缺之可也

桃源避秦考

顧士琦

古避秦人多矣。一見於吳之樵貴谷。李白所謂山多靈草木人尚古衣冠是也。一見於豫章之麻姑山。圖譜所謂面目黎黑走地如飛是也。一見於熊湘之秦人三洞。邑人所謂石門深鎖鐘磬時間是也。其他渡河浮湘梯山泛海聽草木之腐朽任煙波之汨沒。又不知幾何要皆裂冕毀冠變名易姓望幽巖以息影託名山以藏書。意其坑儒焚籍之禍兆必有爲當時英雄所早見夙知者。故有所據而逃不待其餘波之及也。乃避秦人以桃源特閭何也。則自泉明之記始也。泉明之獨記桃源何也。則桃源之自足避世也。中都大國猶之門庭藩榭也。神皋鬼宮猶之

內笥祕閣也。商瑚夏璉其不列於四通五達之衢明矣。彼偉人
俠士孤情特識，機警有鋒。冒徘徊徙倚爲科頭履尾之事，平入
山恐不深。入林恐不密。桃源之所以與世絕，與泉明記中謂其
地止有桑麻，無征輸貿易之事。其人止有父子，無君臣恩怨之
情。其歲止有秦，無漢魏晉篡奪之日月。固居然人也。至於漁郎
入太守迷子驥病，則似挈一仙眞之居以處秦人矣。韓退之固
疑之，遂謂桃源之說何荒唐。蓋退之佛骨一疏，已劃然於儒釋
道作南北黨矣。故其詩曰：我甯曲屈自世閒，安能隨爾巢神山。
則人邪仙邪，皆非退之齒牙中事。蘇子瞻復泥於殺雞一語曰
世無仙而殺雞者，祇以爲青城菊水之類。其言殆近於迂。彼長

房之鞭百鬼回道人之精劖術又非活國中人邪或曰秦人不知有秦猶泉明不知有宋故其自爲計曰吾不折腰向鄉里小兒戒其子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其未嘗俯首仕宋決矣遂託避世之旨以自況歟然則往者五斗令彭澤又何也若爾則稱避秦人以仙奚居豈始而棲隱繼而登仙邪豈漁郎所見者固其子孫未必秦人仍在邪豈其先世長子孫矣居然人也而後如瞿童藥山雜以流寓邪豈其地有空杉方竹神草伏流之屬如丹井可以長年石髓可以禦老竟不知所以仙而仙邪吾以爲避秦者亾秦者也擁陳涉以首難者避秦之孔甲也操鐵椎以當車者避秦之子房也遺鎬池君以刃口者避秦之

素車白馬客也余邑避秦人皆此類一片壯心牢籠不盡則其深知強魄於身計中必有所高出於宇宙內事必有所過取遂能以其離奇詭譎狡猾變化之人而之仙歟夫外有疑冢生有別天天上未必樂則居人間世人不可與語則挾飛仙以游此亦我輩有心者之能事矣故曰成佛須慧業文人況仙哉建炎初洞中浮一大石其文曰無爲大道天知人情無爲窈冥神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盈地收人魂其文簡貴古奧要是三秦人語殘慧餘馨猶足流傳千百世代使人讀之肉顫髮豎秦人卽非仙而人者也亦必人而仙者也不然桃源卽嶮遠與外人絕彼鞭山赭石之威回易山海驅使草木正不勞一